



楊勤燮

護士小姐：「我太太氣切的地方又在流血了。」516室燙傷病人的先生不急不徐的訴說著，就如往常抽吸痰後有血絲般平靜。護士小姐因為忙碌又近午餐時間未克緊急前去探詢，此時我正好在旁邊，即走進病房探視，才趨前就被噴得一身是血，立刻叫所有護士推急救車前往止血，並聯絡醫生，正巧某位主治醫師在病房巡訪，也加入止血行列，更換塑膠氣切造口，充氣壓迫氣管止血，抽吸，插CVP等緊急措施……只見一群白衣人忙進忙出，我也因三度白衣染血三度更衣，終於止住血將病人送往加護病房續觀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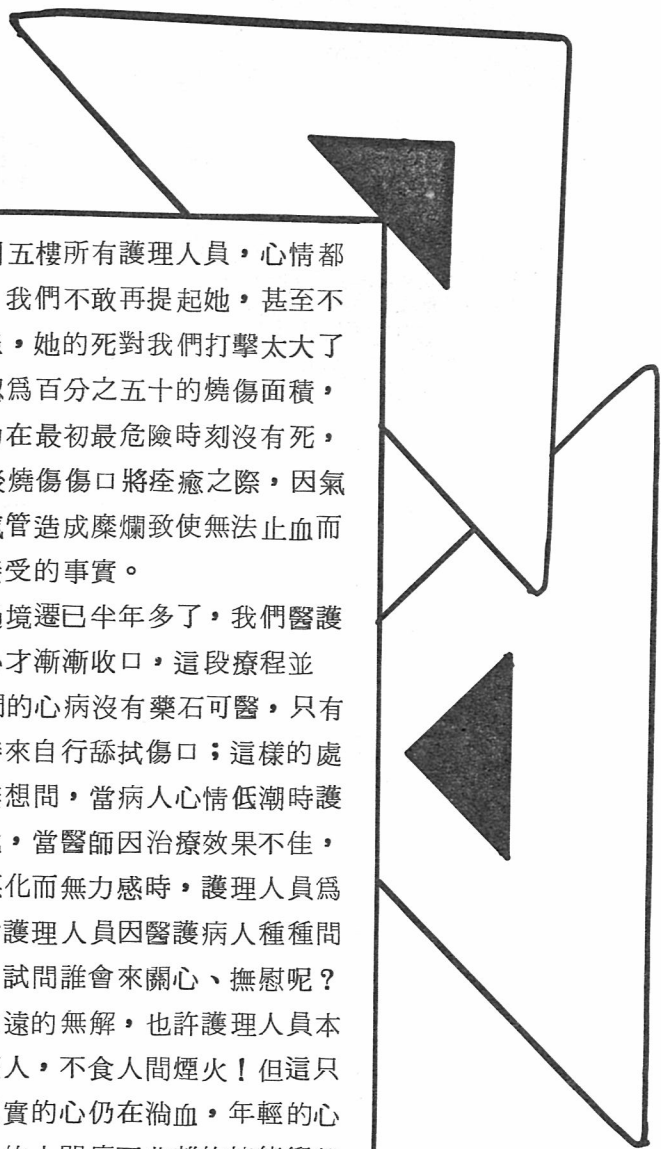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鬆了口氣後才繼續進未完成的午餐，談論著也許幾天後她又會回到已待了半年多的燙傷病房，再繼續幾個療程恐怕就可回家了。

回想起半年前救護車將她送來時的光景，她肥胖的身軀神采奕奕的敘述燒到時的情形，時而懊惱，時而憐惜。然首次換藥時深刻的痛楚，使她退縮了，再加上多

年的胃疾及醫護人員頻頻催促的自我活動和復健的壓力，雖經防患，幾天後仍發生上腸胃道出血而轉入加護病房。

再次回到燙傷病房後，她消瘦了，更加的退縮，每次從準備水療到換藥完畢均要耗費超過三小時，其中護士、醫生及學生的人力應用常需六人以上；往返手術室擴創、植皮也不下數次，每次送手術前她準會因緊張害怕而發燒，儘管如此，醫護人員仍為著她的痊癒而努力，就在艱苦的醫護中，隨著她病情的起伏，刻劃出酸甜苦辣的燙傷照護點滴——她雖然煩人，她雖然被動、嬌弱；她先生更自作主張……我們仍為她傷口日漸進步而稍感安慰，畢竟努力沒有白費，只希望她早日康復出院，好解脫我們的壓力。

是夜在加護病房突又大量出血，幾經急救却已回天乏術。當消息傳來，奇怪的是我們沒有人覺得終於脫離她水療的夢魘，心中却悵然有所失，覺得我們半年多來的努力全白費了，從主治醫師、住院醫師



、實習醫師到五樓所有護理人員，心情都異常的低落，我們不敢再提起她，甚至不再收燙傷病患，她的死對我們打擊太大了，我們一直認為百分之五十的燒傷面積，由人爲的努力在最初最危險時刻沒有死，反而在半年後燒傷傷口將痊癒之際，因氣切造口刺激氣管造成糜爛致使無法止血而死，是難以接受的事實。

現在事過境遷已半年多了，我們醫護人員受傷的心才漸漸收口，這段療程並不算短，我們的心病沒有藥石可醫，只有靠互相的支持來自行舔拭傷口；這樣的處境常令我不禁想問，當病人心情低潮時護理人員安慰他，當醫師因治療效果不佳，或病人病情惡化而無力感時，護理人員爲他打氣，但當護理人員因醫護病人種種問題而沮喪時，試問誰會來關心、撫慰呢？也許這是個永遠的無解，也許護理人員本身就該是個超人，不食人間煙火！但這只是個神話，真實的心仍在淌血，年輕的心仍承受著過多的人間病死悲離的情緒衝擊……所以護理人員若沒有自己的人生哲學，很難過著快樂無憂的日子。

午后夕陽出現，眼前浮起這樣一片情懷：「當任何語言文字都無以形容我的某種感懷時，我覺得心中有一條河，日日夜夜的寂寞的，而又充滿憧憬與追求的熱烈，在靜靜的流，滾滾的流；也在記憶中聽到一種永恆的，不可抗拒的誘惑的笛聲。」時間與哲理終於治癒了我的心傷，我會再出發爲明日燙傷病患提供更完善的護理服務。